

近年来,退役军人创业者王英来获得的荣誉有很多:被广东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授予“创业先锋”,获评“广东最美退役军人”,先后被广东省文明办表彰为“广东好人”、被中央文明办表彰为“中国好人”……

“这些年,您在公益事业方面付出了很

多时间和精力,支撑您坚持下去的动力是什么?”

“我就是想尽我所能,为社会多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。”

“五一”前夕,记者在广州市天河区见到王英来,听他讲述自己的公益故事。

初心如许

——感受“中国好人”、退役军人王英来的快乐与幸福

■本报记者 王雁翔



□王英来轻轻触摸党旗。
○王英来(左)带企业员工参加义务植树。
作者供图

本版制图: 唐硕

河南南阳。

“我有5个姐姐,父母膝下就我一个儿子,加上当时已经有了稳定的工作,我知道父母不想让我参军,但我自小崇拜军人,向往军营生活。”王英来回忆,他偷偷报名应征,一直到领回新军装,父母才知道他参军了。

在火车上颠簸2天2夜后,王英来和战友们们在四川成都转坐大巴,又在雪山险道上颠簸了3天,才抵达位于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马尔康。

“车窗外是连绵起伏的雪山,翻越海拔4000多米的折多山时,我连胆汁都要吐出来了。”然而,当王英来抵达营区,看到脸膛黑红的老兵们,军姿挺拔地站在冰天雪地里迎接他们时,他感觉自己高原反应“忽然轻了不少”。

驻地自然条件恶劣,每年4月天气才开始慢慢转暖,5月有时还会下雪,冬季经常大雪封山。王英来记得,在漫长的冬季,冬储蔬菜吃光了,他们有时一两个月吃不上蔬菜。

零下20多摄氏度的严寒里,王英来和战友们值守在哨位,冻得瑟瑟发抖。他忘不了,不管天气多冷,常有寨子里的老阿妈,顶风冒雪用衣袍给哨位上的官兵兜来一些苹果和核桃。1个苹果,或2粒核桃,王英来揣在兜里,有时半个月都不舍得吃。在他心里,那不仅是果子,更是乡亲们温暖炽热的心,是血液于水的鱼水情。

营区宿舍没有暖气,每班仅有一个小小的炭火取暖炉。王英来始终难忘,干部夜间查哨时,手里捏着手电筒却不点亮,轻手轻脚走进房间,挨个儿摸他和战友们的头,担心有战友因高原反应昏睡过去醒不过来。见大家安然无恙,干部又轻轻帮他们盖好棉被上的大衣……

3年军旅时光一晃而过,军营里的一件件故事,也像蒲公英的种子一般,悄然落在王英来心灵的田野上。

“那时条件虽然艰苦,但军营让我收获了成长,内心渐渐有了明晰的奋斗目标,日子过得充实而快乐。”扭头看着办公室书柜里一张自己当兵时的军装照,王英来充满感慨地说。

三.

1998年冬天,在退役返乡的火车

上,王英来与一位首次出门务工的中年人相邻而坐。担心行李安全,中年人不敢入睡,王英来便说:“你安心睡觉,我帮你看着。”见王英来穿着一身军装,中年人露出笑容:“我看你是当兵的,有你保我的平安,我放心。”

中年人不经意的这句话,点燃了王英来“为更多人保平安”的梦想。南下广州,在一家安保企业当了8年教练后,王英来创办了自己的企业。

“听说如今企业的员工大部分是退役军人,是源于军旅情结吗?”记者问王英来。

“退役军人思想觉悟高,军事素质过硬,急难险重任务面前能站得出来、顶得上去。”除了这方面的原因,王英来还有更深的考虑,“每名退役军人背后,都有一个家庭,他们的就业问题得到妥善解决,家庭就多一份安稳与幸福。”

尽管已退役多年,王英来仍惦记着老部队,惦记那里的乡亲。2012年,他回到马尔康,到老部队周边的寨子里走访探望。

聊天时一位藏族老乡告诉他,家里3个孩子学习都好,但因家种种的苹果和核桃卖不出去,经济拮据,两个孩子下学期可能无法去上学了。寨子里部分家庭跟他家一样,都面临孩子辍学的困难。

回到广州,王英来很快决定:每年给寨子里的每个孩子寄一套新衣服、一双新运动鞋、一套学习用品,并将寨子里的苹果和核桃全部包销。

“第一年没用冷链车,山高路远,10吨苹果拉到广州烂掉了三分之二。”王英来说,“后来改冷链拉运,交通条件也逐年改善,方便了。”

“那么多苹果和核桃,你包下来咋卖?”记者忍不住问道。

王英来坦然一笑:“不卖,送给员工和朋友吃。”

以帮助马尔康的辍学孩子为起点,此后,王英来助学的脚步向广东清远、梅州、贵州毕节等地的偏远山区延伸,先后投入大量爱心款项,资助困难学子求学。

每个人都有自己追求幸福的方式,在王英来眼里,“为社会多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”,无疑是幸福的事。

每逢节假日,他总会派出数十支训练有素的安保小分队,赴人流密集场所义务协助维护秩序、提供便民服务;每年植树节,他带着企业员工到市郊种植生态林,一片片“拥军林”“老兵林”生机盎然;企业成立了一支50人的应急救援队,多次参加抗洪抢险、山火救援,累计开展志愿服务3.8万小时;广州水网密集,大小河涌1718条,他与有关部门协商,组织员工承担起800条河涌的垃圾清理、保护巡查任务,守护河岸常绿、河水常清……

一日从军,终身报国;戎装虽脱,初心不改。回顾自己的从军路、创业路、公益路,王英来感慨万千。

“人做事情,不能只计算利润。”在那间简朴的办公室里,他动情地向记者吐露心声,“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之中,多做一些有益于社会的实事好事,才能实现人生的价值,拥有真正的快乐和幸福。”

公益先锋

连日来,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退役军人“长江卫士”志愿服务队,在长江武汉段大堤口水域组织水上应急救援训练。图为志愿服务队队员开展冲锋舟编队协同训练。

李山东摄

讲述·老兵心路

“那天雪下得真大啊,白茫茫一片,冻得鼻子都发麻了……”

1956年顶风冒雪前往“哈军工”报到时的情景,中国工程院院士、原“哈军工”教员、原空军工程学院教授郑颖人记忆犹新。那一年,从北京石油学院毕业的郑颖人,被分配到“哈军工”任教。报到那天恰逢除夕,郑颖人冒着零下20多摄氏度的严寒踏雪而行,内心滚烫而坚定:“组织让我去,我就去,没什么可犹豫的。”

这不是郑颖人一个人的选择,而是一代“哈军工”人共同的精神底色。

1952年,我国第一所综合性高等军事技术院校——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开始筹建。因校址在黑龙江哈尔滨,这所院校便有了一个响亮的称谓:“哈军工”。“哈军工”的成立,为我国军事技术人才培养奠定了根基。如今,许多部队院校都流淌着“哈军工”的血脉,空军工程大学前身——原空军工程学院的相关专业,正是由“哈军工”空军工程系的一部分发展而来。

前不久,空军工程大学组建寻访小组,开展“追寻‘哈军工’记忆”口述历史采访活动。他们拜访的前辈中,有曾在“哈军工”任教的教员、就读的学员,也有熟悉当年历史的原空军工程学院领导、教员。

提起“哈军工”首任院长陈赓大将,原“哈军工”教员、空军工程大学退休教授钱炳华打开了话匣子。1956年,钱炳华到“哈军工”报到后的第二天,陈赓便与他同期报到的教员们见面。起初,年轻的教员们有些紧张。没想到,身穿一件旧军大衣的陈赓面带笑容向他们走来,第一句话便说:“我是你们的服务员,你们有什么要求,只要合理,我都照办。”

学员是“吃饭吃菜的”,教员是“做饭做菜的”,领导是“端盘子的”——陈赓大将领导创办“哈军工”时经常打的这个比方,多年来在部队院校广为流传。这种真心实意为人才服务的作风,让年轻的教员们备受鼓舞,满怀热情投入到教学工作中。

为讲好一堂“机场勘察设计”课,钱炳华先后前往全国各地的70多个机场,调研200多次,因为“脚下有泥,讲课才有底气”。入职初期,因教学需要,郑颖人从油料机械专业改行从事军事地下工程建设。面对俄文教材和限期4个月开课的压力,他夜夜伏案,独立编译出20多万字的讲义。“改行不可怕,可怕的是不敢从头学起。”正是这份迎难而上的勇气,支撑郑颖人在新的领域深耕数十年,2001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。

“教员们对待教学的那个认真态度,就像对待打仗一样。”教员们的一丝不苟和拼搏精神,如种子般落在学员们心里。原“哈军工”二期学员程知诚,对当年的“一带一、一块红”互助模式记忆深刻:“学员们在学习上互相督促,谁掉了队大家都拉一把。那时候大家心里都很单纯,就想学好本事,为国家做点事。”

原“哈军工”三期学员邓锦城谈

一场跨越甲子的精神寻根

空军工程大学组建寻访小组追寻“哈军工”记忆

■何格 吴森俊

到一个细节:当年学院组织考试时,甚至会采用口试模式。这种模式能够客观检验学员所学,培养大家沉着冷静思考问题的能力。面对一丝不苟的考官,学员们历经40分钟的考试后,常常“汗浸衣衫”。



图①:原“哈军工”教员、学员讨论交流。图②:寻访小组成员给郑颖人(右)送上纪念画册。
受访者供图

“追光”的日子

■姚启超

股自豪感油然而生。

罗连长是湖南郴州人,肤色白皙,眼睛炯炯有神。与神枪手威名有些反差的是,他言谈举止常带一股幽默气质。我从没见过他批评人,但只要他在场,我们又敬又畏。除了他是一连之长,我想战友们和我一样,心里藏着对他过硬军事本领的由衷敬佩。后来,罗连长转业到了地方。前几年我去看望过他,虽已是古稀之年,他的身姿依然挺拔。

人们心中的偶像,大多是各自领域里的佼佼者。在连队当兵,大家你追我赶,谁也不甘落后。受推崇的,往往是军事训练尖子。

手榴弹投掷一直是我的军事训练短板。除臂力不足外,我的发力习惯、投掷姿势也很成问题。班里有个同班兵濮仁件,一米八八的大个子,投弹随手一甩就是50米开外。我羡慕极了,多次请教,他也热心指点。可他的法子用在我身上,效果总不明显。后来我琢磨着,他投弹固然有技巧,更多靠的是过人的力量,但这丝毫无损我对他的崇拜。

军体训练也是我一块“心病”,我的单杠成绩一直在第三练习阶段停滞不前。当时恰好排里来了新排长张贵达,他是从团集训队下来的军体尖子。一到排里,他那架势,摆明了要坐稳训练场上的“头把交椅”。

平日里,我们上单杠前为了防滑,要么在军装上擦擦手汗,要么干脆就他抓

“哈军工”的优良传统,如一支精神火炬,更似一面催征战鼓。面对采访,许多前辈提到1964年那次集体西迁。那年秋天,根据上级命令,“哈军工”空军工程系机场建筑科、气象科全体师生,携带全部设备登上火车,从哈尔滨直奔2000多公里外的西安,参与组建原空军工程学院。从“哈军工”学员成长为原空军工程学院教员的吴彰春至今记得,那次西迁就像一次行军,“没有什么拖泥带水”。

接下来的日子里,面对陌生的环境,未完工的校舍,一切几乎从零开始。“当年为筹备学员教学,几个月时间里,我们油印讲义、调试旧设备、跑工地,心里就一个念头——一定要把专业办起来,为国家培养人才!”说起那段艰苦的治学岁月,吴彰春眼眶湿润。原空军工程学院二期学员王硕太动情地向寻访小组成员感慨:“老‘哈军工’人带来的不仅是专业,更是那种有条件要上、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劲头。学院的优势专业如今能叫得响,靠的就是这股传承下来的劲儿。”

“这股传承下来的劲儿”,由一位教员传给学员,又传给学生的学生。20世纪80年代,原空军工程学院五期学员蔡良才攻读研究生时,在他的导师、原“哈军工”教员余定选的指导下,负责的课题获军队科技进步三等奖。余教授一辈子兢兢业业,带着我们跑工地、钻洞库。他说,理论不能飘在天上,要落到泥土里。”谈及荣誉,蔡良才说,奖励应该颁给余定选,而他身上的好作风,是从“哈军工”带来的。

截至目前,寻访小组共采访45位前辈,收集大量影像资料,整理形成详细的口述实录。基于寻访成果,空军工程大学长期开展“传承弘扬‘哈军工’精神专题图片展”,校园内的电子屏幕上,循环播放采访视频合集,激励教员和年轻的学员们接续奋斗。

自“哈军工”空军工程系机场建筑科、气象科全体师生集体西迁至今,62年时光倏忽即逝,沉淀在岁月里的精神历久弥新。一场跨越甲子的精神寻根结束了,“哈军工”的优良传统,将在一代代军校教员和青年学员中赓续传承。

把土当防滑粉。张贵达不一样,他从口袋里掏出个类似手套的防滑套,往手上一戴,把裤扣牢牢扣在手腕上。一上杠,他直接做第五练习,一套动作行云流水。做完似乎意犹未尽,又来了套大回环。身材壮实的张贵达,竟像只轻盈的飞鸟,在单杠上翻飞自如。那一刻,我对他的崇拜无以言表。

崇拜张贵达的不仅是我一个,他在连队迅速掀起了一股军体旋风。同年兵王平从此苦练单杠,在很短的时间里,也能在单杠上做大回环了。我心里又添了一位偶像,当然这是后话。

偶像越多,压力越大,动力也越足。身边有这些标杆立着,我的训练成绩也噌噌往上蹿。

遗憾的是,正当我铆足了劲想争当军事训练标兵时,连队接到营房施工任务,那些基础训练课目从日程表上消失了。我心里并无多少颓丧,很快,我就把经历汗水淬炼的军事技能,转化为营房工地上实实在在的劳动绩效。

不久后,因在业余时间写的新闻稿陆续在地方媒体发表,我作为战士报道骨干,被调进团政治处报道组。虽然放下了枪杆子,拿起了笔杆子和相机,但几十年光阴流转,兵之初深深崇拜过的那些偶像——余班长、罗连长、濮仁件、张排长、王平,至今仍清晰地烙印在我的脑海里。那份由衷的崇拜,从未随岁月流逝而减弱半分;那些“追光”的日子,始终在记忆深处熠熠生辉。

1995年,中专毕业已在家乡派出所工作1年多的王英来,放弃别人羡慕的“铁饭碗”,穿上新军装,登上了绿皮火车。那是他第一次走出家乡

